



我是周口人，抗疫有担当（二）

披着阳光的女孩

□阿慧

突然在手机里刷到了你，一个90后的周口女孩。放大细看，你还有个自带光芒的名字——丁阳阳。

在这之前我从不认识你。刷到有关你的报道时，我正仰卧在松软的沙发上，同全国人民一起退守在家中，无声地对抗门外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。拇指频繁地滑动冰冷的手机屏，接踵而来的字眼不停地跳动：武汉、疫情、蔓延；药物、病床、救援。就在这时翻到了你，还有你们淮海医院驰援武汉的医疗援助队。

一遍遍翻看周口日报公众号首推的那篇报道，标题长而硬核：《坐标武汉！周口护士丁阳阳图文记录抵鄂39小时》。“抵鄂”俩字，犹如两颗呼啸的子弹，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。我疼了一下，震了一下，忽地翻身坐起。谁都知道，险恶的病毒肉眼难辨，我们所能看见的，就是降临的后果。

看到你记录的一段文字，还有几张在武汉医院拍摄的现场图片，报道中写到：“护士丁阳阳有每天记录心情的习惯，从2020年2月7日17时，到2月9日8时，我们来看看她抵达武汉39小时的图文记录。”直到这时，我才从图文中真正

地认识了你。

你在2月7日这样记录：“抵鄂第一天：10时匆匆举行了仪式，领导和同事们一遍遍地叮嘱，淮海家人的眼泪，很快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眼泪瞬间夺眶而出。其实我在昨天夜里已经偷偷地哭过一次了，我不是害怕，是对更多爱我的人的牵挂和不舍……”

你毕竟还是个娇娇的女孩子，我深深地感到，你和同行的战士，出征的路上有着诸多的不舍；你们是母亲的孩子，是孩子的父母。很容易想象得出，妈妈拥抱你时，那扼制在喉的啜泣；背过身去擦拭不完的眼泪；送别时的故意回避，尾随车后踉跄地奔跑。你们纵使有万般的牵挂，也会在征途中全部放下，前面是厄难中的亲人，是待救的手足。

网搜关于你们的视频，我看见你主动请缨时，依然稚嫩的脸上那股坚定，你像是用行动来证明：我们90后成长起来了，抗击疫情是我们的责任。

还搜见了你们在请战书上按下的指印，红红的一片，似7颗连在一起的心脏，和着疫区同胞的心咚咚跳动。红指印下是你们的亲笔签

名，张春霞、顾磊、王亚珂、袁素华、史永攀、周思瑾。最后一个是，你，丁阳阳。

抵达武汉后的第二天，2020年2月8日，你在朋友圈发了几张图片。其中一张，你穿着白色防护服，戴着眼罩口罩，裹着蓝脚套，整个人包裹得密不透风。图片上方一行小字：准备前往武汉广发医院。

接下来的两张，是在广发医院门口，太空人一般的你们，被当地指挥部的人员领进医院，你们义无反顾迈进重病区的身影很美。

密集工作的两天里，每天8小时的辛劳。你娇嫩的手臂，因消毒水引发过敏反应，密密麻麻的红点，干痒难耐。你咬咬牙忍住了，依旧穿上厚厚的防护服，把自己沉入极端的忙碌中。没拍一张图片，没写半字记录。你把喝水、如厕的时间都用在了救护病人上。我相信，我的想象毫无虚构。尽管你事先经过了严格的培训，你也做好了各种应对的准备，但现场的状况，还是让你好一阵手足无措。你眼含一汪心疼的泪水，走进一位衰老的老太太，病床前，你用青春的小手捂热她的冰冷。泪水、汗水模糊了眼罩，你

只好摸索着，在老人嶙峋多皱的手背上扎针。神了！依然一针见血。你柔声地向老人家自我介绍：“我叫丁阳阳，奶奶您可别紧张哦。”而后调皮地一跳，让老人去看你的后背。洁白的防护服上，几个火蓝色大字：“周口丁阳阳”，活像披了一身绮丽的阳光。

一位花白头发的老领导，吃完你喂给他的最后一勺饭后，艰难地说：“难为你了姑娘，你那么辛苦地照顾我，我心里过意不去啊！”你欢快地说：“非典时你们保护了我们90后，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来了，让我们90后保护你们。”

2020年2月9日8时，又见你发出两张图片，两个穿着蓝色急救服的青年女子，在相互关照中剃掉秀美的头发。你写到：为了避免摘脱用品时造成交叉感染，队员们需要把碎发剃干净。

我坚信，图片上那个裸着高贵后脑的女孩就是你。

我坚信，等疫情过去，百花芬芳时，你又会长发及腰，青丝飘摇。

我由此沿着你潮湿的文字，跟上你年轻脚步，抵达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

清洁工老刘夫妻的节日

□孙新华

早晨一起床，扫一眼房间里堆放的垃圾，不知道如何处置？我急忙走上阳台，朝窗外街道的两旁寻找。“今天是正月十五，老刘夫妻一定不会再来收拾垃圾了吧？”我心里这样念叨着，但眼睛还是不由自主地张望着窗外。

街道上依旧清静如常，偶尔有汽车呼啸而过。大路两旁通向居民区的几个胡同口，都被新城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，用绿色铁皮封住，远远望去，像是一丛丛新植的小树林。路上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没有小商贩们高声叫卖此起彼伏的喧嚣声，没有爆竹烟火的气息，也没有顽童举着灯笼呼朋奔跑的身影。只是不时有告诫人们不出门户，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的宣传车，来来回回地走过。

最近以来，随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病毒蓦然入侵，举国上下，全民战“疫”。疫情就是敌情，抗疫英雄，冲在一线的共产党员，逆行者无畏的背影，让老百姓很安心很感动。“无事不乱跑，出门戴口罩，勤洗手，常通风，好心情，防护好。”防御疫情病毒的歌谣家喻户晓。虽然疫情的骚扰，暂时打乱了人们的工作、生活节奏，但是有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四级筑起坚强的保护屏障，人们安居生活，静静地等待病毒消亡。

但是居家不出门，产生了更多的生活垃圾，自然也加重了清洁工的工作量。

“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……”一声熟悉的略显沙哑的豫剧腔调从窗外传过来。是老刘的声音！我急

忙趴在窗口往下看，是他俩。60多岁的老刘夫妻穿着以往常穿的黄马甲，戴着口罩，正埋头收拾着人们堆放在路边的垃圾，清扫街道两边残留的草木纸屑。他们的动作很慢，却一丝不苟。忽然，我看到老刘妻子正追赶着一只被冷风吹走的白色塑料袋，而她捉住塑料袋，把它放入垃圾袋后的舒心笑容，极像我阳台上那株绽放的红梅花。太阳升起来了，老两口瘦小的身躯，被阳光照得发亮。

我的心有点儿颤抖，眼眶发热。这么多天来，我足不出户，站在阳台上，观察着外面的世界。每天心安理得地看着他老两口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十五，不顾个人安危一直与垃圾打着交道。每天老刘费力地拉着环卫车，妻子扛着扫帚，弓着

身子，帮助丈夫扶住沉重的车身爬坡上坎，早出晚归。还有老刘那一嗓子苍老沙哑的豫剧腔调，交织着垃圾车轮的吱呦声，长久地在道路上空回响着。

此刻，我顿感自己极其卑微。当新冠肺炎疫情袭来，我惊慌失措地躲避着，却未曾察觉自己的思想早已被“病毒”入侵。而清洁工老刘夫妻，拖着羸弱的身体，一如既往地做着让我们未曾关心上心的平常事，认真地收拾着被我们丢弃的垃圾，慢慢地清理着潜伏的病毒。

望着窗外阳光下忙碌着的老刘夫妻，我深深感悟到今年的元宵节，他们老两口子过得才真正有意义。

此时我想，老刘夫妻的扫帚，也应该能清除我心灵上的“病毒”垃圾吧。